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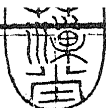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靜修續集卷一至三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儁





静修續集卷一

元 劉因 撰

詩

擬古 三首

孤蟾皓素色寂寂虛堂深傷彼蘭蕙花鬱鬱芳幽林美
人天一方佳禽響遠音我有一卷經洞徹天地心我有
一寸鐵蕩滌妖氛沈心定有天游淵乎祕中襟所得不

可說此理神其歆

浮雲翳陽景靈飆扇我衣男兒志萬里誰復傷別離我生十五年世事猶未知慨然慕意氣遠與千古期高風不易攀俗紛亦已羈所智必我拒所期必我違哀歌仰天問生我亦何為撫劒一太息晝夜中情馳人生天地間太倉稊粟微苟無金石姿耐此日月飛當勉玄髮歡勿取塵世嗤一笑羣憂失三杯萬事非豈不志功名功名來未遲萬物各有時時兮不再來

憶昨初讀書人曰飢寒基今日追斯言誠哉不我欺屠龍無所用不如學履豨鏌鎁非所受不如囊中錐多少白面郎屈節慕身肥奴顏與婢膝附勢同奔馳吮癰與舐痔百媚無不為丈夫寧餓死豈與需臑期鴻鵠凌雲志燕雀焉能知二禽登寥廓斥鷃笑藩籬世態盡倀鬼吾將誰與歸

秋夕感懷

新涼入郊墟金風蕩秋夕輕河皎素練寒霜澹白壁星斗闌干橫孤堂更岑寂游子起中庭感慨心襟激對酒

露肝膽豁然清塵聽玩世風生口開懐月滿席長嘯一聲秋雄談羣動息壯志海山平任氣天地塞醉舞捫斗牛浩歌振金石哦吟驚鬼神俛仰洪荒窄恥爲時輩群追思古人迹人生少年時分陰真可惜寒窓一經老區區竟何益學劒覔封侯行行匹夫敵男子志斯民安用書劒癖皎然方寸間自有平安策一日風雲會四方賢路闢致身青雲間高飛舉六翮整頓乾坤了千古功名立

贈寫真田漢卿別字景延

君不見濂溪先生畫出太極圖下筆萬物形神枯又不見伊洛丈人寫出先天理鑿破化胎混沌死靈犀一點透圓光自然造化隨驅使景延老筆縱橫走聲名不在龍眠後一代人材老玉關精英盡入丹青手五湖三島在胷中人間物象無遺蹤閉門九經庫意氣摩青空手探月窟躡天根千變萬化愁神工愧我孩提五鬼窮高軒未遇感秋蓬千里窮途步兵哭賓王逆旅客新豐幸

遇知音相見好倒瀉詞源談未了閣上麒麟高塚卧江邊非熊何處老君王貪夢巫山雲商霖變作商巖老惟有英雄少年人路入雲臺猶未到珍重先生筆下神等閒莫寫常人真願君傳寫聖賢之藴經緯天地之文窮乾坤無形之理思風雲變化之春周邵二公相左右藐焉不作塵中人

匏瓜亭

匏瓜隕自天中涵太虛氣造物全其真世人苦其味雖

得終天年惜生無用器伊誰竅混沌太朴分為二一供
顏淵樂一為許由棄顏有聖人依許逢堯舜治天下非
其責行藏適自遂秋色高箕山春風滿洙泗後來鼎鐺
徒誰知兩瓢貴寥寥千載間復墮無用地神物終有歸
至人可重值偉哉子趙子獨兼許顏義匏瓜集大成高
亭挹空翠感君亭上名發我思聖詣人知聖人言孰有
聖人志聖人心如天何時無生意時無不可為人無不
可致吾道茍寸施吾民猶寸庇堅白自有持磨涅豈吾

累豈不欲無言恐與匏瓜類仲子誠少野強直無再思聖人進退間歷歷生私議請觀欲往心豈與乘桴異我生學聖人棲棲形寤寐窮年憂道喪漫自中腸沸君才當有為自以無用置我才當無用自以有為覬物性雖有殊我心良可媿願君志我志才志庶相利使君名我名名實亦相位留彼匏中酒供我浩歌醉行當取其種移來易川植

寄故人 二首

明時延俊秀獨分老丘園道德心猶負貧窮氣尚存從容思洛社親炙憶程門别後區區意聊爲知己言

淹留乏世用憂戚賴天成行樂肩輿在歸休縞袂輕終身雖有素生物豈無情高詠風雲意行藏問此生

哭松崗先生

從舍勞親意擇師得子賢從游無半載瞻仰似千年文字雖時樣規模有正傳門生感知己佇立一潸然

偶得

血氣雖衰志愈真年來温故覺知新久貧多得闕　歎

漸老惟於道義親日月消磨三樂事乾坤俯仰一閒人

幾時卜築唐溪上分得堯民五畝春

自覺筋骸老漸頑曽經堅脊度危關清霜烈日留身後

秀氣春風拂坐間自有頽波如底柱莫教秋色避南山

雲鵬秋駕今無地羨煞江鷗盡日閒

次韻答石叔高

昨屈干旌到敝廬新詩曽許鳳凰雛閙中無地宜三徑

天下何方是五湖抱膝長歌憶梁父曲肱高卧著潛夫
朝廷别有真儒在莫道斯文賴我扶

次韻答劉仲澤

世態年來一笑餘易川高興賦閒居静中一點畫前易
身後數行言外書不食可憐周二子獨醒休笑楚三閭
囑君早了治安策枉對寒窓嚼子虚

哭母族李涑陽

先人北還生於公家吾母卒因寓葬焉後因

從先人南遷十年之間公率家人拜掃不廢其死也詩以識哀因自叙云

亂餘家破苦顛連生者安居死墓田瓜李自知蒙厚施璠瑶終擬奠新阡餘仁尚墮千夫淚遺業惟存二子賢一寸棘心思毋切不堪重詠哭君篇

自釋

嘗憂身口累心期溝洫高盟恐易違仲子不能分跖粟伯夷終是食周薇胸中耿耿獨如此天下滔滔誰與歸

洗耳沈江狂狷子也應猶笑我隨機

次韻叩泮宫

誤我儒冠一不成劍華摇落動江城心飛北闕知天遠夢入南荒覺地傾磊落中原千古鹿淋漓滄海一杯鯨太平自有諸公在誰向南陽問孔明

挽李漢卿

十載從軍苦未遇直教窮死易堪哀交游有泪能知已天地無心解愛才孤子猶尋朱硯泣奚奴不復錦囊開

南州久客應相識爲向譙東酹一杯

靜修續集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千二百八十三 集部

靜修續集卷二

元 劉因 撰

古賦

渡江賦

郝翰林奉使南朝九年不還今國家大舉方與宋君會獵于江東因之以問罪北燕處士慨然壯其事乃計地勢審攻守將草渡江策以助之淮南劍客聞而過之曰

今茲大舉長江必可渡乎江東必可克乎君其為我言
其勢處士曰昔我國家初基創元順斗極運天關握雄
圖祭雪壇神人赫爾折箭以首之遂超大河横八荒跨
北岳漂九陽南極破而朔風烈長星滅而北辰張繼繼
承承臣僕萬方其威益振其武益揚卵壓中原勢開混
茫蠢爾蠻荆何癡而狂自取征伐孰容爾强今乃提天
綱頓地紘竭冀北之馬會天下之兵銜枚疾走攝號而
南行然後駢部曲列校隊總元戎誓將帥横堅陣於高

罔招勝風於大旆鼓角鳴於地中旌麾拂於天外驍騎輕車句磕隱訇玄幕緑繖飛揚晻藹魚麗長蛇撼摇震戟長鋋雪點流矢雨飛霜矛電激神劒飈馳精甲雲屯白日爭輝扇燎原之猛勢奮蓋世之雄威嗚呼噫嘻吾想夫陰山虎士茹毛飲血狀若神鬼氣傲霜雪嬉於戰鬬業在征伐咆哮而貙兕怒感激而風雲變頽崐崘而飜海浪折江河而崩雷電川谷為之蕩波丘陵為之震眩使彼淮方之矮馬蠻溪之豪族延目望之固足以拳

拘喘汗免冑肉袒進不敢敵退不敢竄我乃擊奔霆而倏昇怒長風而迅征一叱而建瓴折箠再鼓而瓦解土崩於是環壘劃塹麾城下邑灌以流潦礮以巨石前喉後背左排右掖一日之間一方之地開拓千里遂乃進楚泗拔江都擊丹陽取南徐浙西之津破矣擁廬壽跨烏江濟蕪海攻建康淮南之戍潰矣平舒剪蘄順流而下徑入潯陽江東之渡得矣掠荊州掩黃岡下江陵困武昌湖北京西之虞通矣于時六師奮檝木馬吞舟駕

黄龍之雲颿御五牙之蜺幬斷横江之鐵鎖焚栅岸之河樓其勢也人人清河公一一韓擒虎小王濬之樓船淩伏波之銅柱朝發舳艫夕會南隅囊括百越杯觀五湖靈旗所指席捲長驅哀哉宋君可憐也戰則為黄泉之土降則為青衣之奴上絶奎宫之運下失皇祐之區草滿金陵鹿走姑蘇五溪焦土七澤丘墟何其痛哉客聞之而笑曰信如公言以謂遂無宋矣曾不知大國有征伐之力小國有禦敵之勢而我長江所以限南北山

川所以界封域外則西接巫峽東至海陵相望萬里烽櫓旗亭其形勝也臨谷為塞因山為嶂振扼喉衿天設巨防蒼龍玄武之制白狗黄牛之狀鐵瓮銅梁之固劒門石闗之壯峭峽東之狼尾脊荆門之虎牙持夔州之百牢揭瞿塘之兩崖鳥道盤空戟牙刺天馬不得列車不能旋一人守隘萬夫莫前彼雖有懸車束馬之勤棧雲梯石之役我主彼客彼勞我逸財殫力痛功不補患矣内則灘流迅急波濤洶湧狂瀾逆走絶壁障壅其所

鼓盪則盤渦谷角濤陵山頽隤雲遁雨怒風轟雷狀如天輪膠戾而激轉又似地軸挺拔而爭迴吞淮飲海滔天而來中有舟艦被江旌甲燭日金翅青龍風烏水鷁連檣萬里牽拖千尺篙工舟師選自閩禺靡颸風翫靈胥搦馮夷策天吳察象馬之神機責千里于須臾東守鄖城之塢西屯采石之戍一舸據津萬夫莫渡孫權劃險而自霸曹丕望洋而迴取加之以春水方生漲氣連天蓊鬱薰蒸跕墮飛鳶彼雖有甲騎百萬橫屯北岸安

能飛渡我長江乎又若船裹漢之粟漕江淮之資發武庫之兵軻犀象之皮鏤銅牙於龍川伐竹箭於會稽使巴渝趫捷善鬭之夫服而用之亦足以抗衡中原隔障蠻夷退以堅守而進以功持也又有義士奮袂良將登壇既有枕戈之劉琨豈無擊楫之謝安假祖逖以黄鉞之威拜陸遜以都督之權而曹公赤壁之役苻融合淝之戰公獨不聞之乎處士曰表裏山河備敗而已堅甲利兵應敵而已以勢禦勢固未知其孰利曾不知應之

以大機昭之以大義而有不可禦者我請為子籌之我直而壯彼曲而老我有名而衆彼無義而小一也彼江塞之地盤亘萬里分兵以守之則力懸而勢屈聚兵以守之則保此而失彼二也彼持衣帶之水據手掌之隅將惰兵驕傲不我虞其備愈久其心愈疎三也彼荆鄂之民舊經翦伐久痛瘡痍見旃裘而膽落夢毳窟而魂飛今聞大舉重被芟夷人心揺落士卒崩離四也彼留我奉使䧳我大邦使天下英雄請纓破浪虎視長江亦

有年矣今天將啓宋將危我中國將合我信使將歸應天順人有征無戰五也孰謂宋之不可圖耶客於是怗然失氣循牆匍匐口怯心碎不知所以對矣

横翠樓賦

金臺雄壯甲天下而山水人物爲最也其西北有峯望之巖然而立巍然而高琅然而秀者郎山也其西四十里有泉穴城而來流分而派衍環乎市井之間爲一時之偉觀者雞

水也水之上又多樓亭臺榭之美而宏麗特出俯瞰閭閻騁懷游目足以極登臨之勝槪者横翠樓也樓之上飄輕裾曳長袖解斂指麇釃酒臨江養胸中之天地游物外之文章為燕南文物之冠冕者樓之主人也主人觴於斯詠於斯會賓客於斯見千巖萬壑盤紆拂欝而突致乎几案間故樂而名之曰横翠也然而樂其所以樂者非直為景物役也將

以取山水之秀而助其氣也若夫嵯峨嶪集
刻削峰巒混涵天地呼吸萬壑嶄絶峻拔嶷
嶷然有可望而畏之者與秋色而相高也雲
開日出雨霽虹銷巖崿霮䨴若拂嵐撲黛靄
靄然有可喜而玩之者朝來之爽氣也霜露
既下木葉盡脫水窮霞盡天高鶩飛微微螺
髻隱隱蛾眉者天寒而宜遠也日上壁而乘
彩月上軒而飛光開簾拄笏把酒而觴者翠

屏之晚對也朝暉夕陰烟容雨態如萬物供四時而無窮也由是而觀之主人氣象巍然襟韻磊落靈臺洞月玉骨横秋飄飄然有凌雲之風者殆不偶然也燕趙諸公多以歌詩道其美記之者有陵川之雄文詠之者有木菴之絶唱前人之述作已備主人復以文命僕僕輒不自揆拾人之滯穗句人之殘膏亦為之賦而贅之於後其辭曰

丙寅之秋七月與主人相攜登於横翠之樓覽斯宇之所處極滄溟之盡頭地連西鄙雄冠中州星分箕尾州别冀幽控鴈門之右塞引雞距之清流倚太行之岩觀接易水之長洲有如陰雲慘慘晦日冥冥林巒失色嵒壑潜形或風雨驟至洶然如半夜之潮生或波濤怒捲湧然如萬馬之軍聲使人魂飛膽慄心折骨驚悵然失視悚然忘形怛惻于憭慄兮而若有遠行者乎又如雲開山色雨沐秋容天光接塞水影涵空浮一天之灝氣

快千里之雄風使人遄飛逸興浩發吟䰟如登太山漂
崑崙有可挾日月而薄風雲者乎又如騁岀岫之白雲
傲橫空之素靄挹列岫之青嵐訪攢峯之翠黛窮島嶼
之縈迴觀宇宙之宏大吞燕趙之精英吸乾坤之沆瀣
發胸次之塊坷豁中襟之蔕芥其亦有思乎古人之登
高而弔古傷時而感慨也若乃太行之英郎山之靈開
袖幌闢巖扃收霧幛列雲屏供詩情于晩靄貢圖畫于
新晴于時吾與子詠春風于舞雩濯塵纓于滄浪來登

斯樓終日徜徉歌紫芝之曲酌明月之觴渺天地于一粒隨造化而翱翔期萬代于咫尺順四時而行藏下視萬物杳焉如千里毫芒然後嚚嚚然洋洋然庶乎可以與天下俱忘者矣

雜著

廉泉真賛

中統初廉泉公年甫三十以門地才望為天子宰相未幾以病去而天下之人日夕相與

語曰幸廉泉公病少瘉當復相天子以福我

而公之志則亦未嘗一日而忘天下也如是

者凡十餘年而公竟不起以終以人觀之公

為不幸抑不知天之愛公俾盛名全當世其

所得已多矣公雅愛予而未之識也近獲拜

公像於其子孚遂為之贊以報其知公本東

部人因官命氏為廉公舊嘗鎮秦中既去而

秦人思之呼其濯纓之水曰廉泉後以為號

云

北庭而西風氣所同雲龍所會如漢沛豐公惟世臣金人命氏天畀以文用瑞斯世胡其畀之不盡施之茲實啚公使全歸之我思廉泉路遠莫致龐眉者誰不動聲氣觀公之像湖海之豪求公之心憔悴離騷彼齊魯儒輕自高大何不旁觀九州之外

田先生真贊

貌澤而腴氣秀而疎善畫如閻立本而不以藝自恥識

字如揚子雲而不以諸生自居人類萬殊觀物有書所謂三皇氏之民百世之士者蓋斯人之徒歟

與趙安之手書

某再拜人自保來就問動靜方聞先丈捐館不勝驚悼惟足下哀痛何以堪之交朋義重哀慰無由臨書悵然某再拜安之吾友劉碑續入數事改定附呈若有未安望就為更正以示仲良諸君不然亦當見教使再刪潤

也鄉所命寫謬作但諸藁多塗抹學生輩不能盡辨今姑録此後當續畫寄之然亦望因此而有所教告也而老兄所見及前後二詩却望付下時一覽之當以不能副所知而自警省焉若有近作幸併得見謬作冊子中所謂河圖辨者初未嘗示人學生輩誤寫入此然欲去之則連前後且封緘已竟而不及矣望不出示也自來山中閒見日狹交道日寡徒深馳想孰從晤語益恨前日之不得日相從游也近題孫仲誠山水詩卷中有一

詩及諸公可取者發一笑也參廞少致野人意希領之
會伯起純甫致懇閏十一月十一日某再拜
劉碑理財一節多聞人稱道近聞劉之故人復能道其
詳故書所謂薦與詔可之云者見其所授宣詞中如此
西塘見宋編年雜書衛村見五代史當作此衛字息溢
一節近見諸史衛吏傳中事有細於此者亦得書故復
續入恐疑前後所云不同故及之然更望可否也縣官
猶學官云即官舍也見前漢詩後二公字係是二章不

係重韻役使一章亦有此例無妨共張二字前碑却附下近趙君玉寄一卷詩來深入理窟當畧其辭語取其旨意乃知此老有非人所能到者似此書生今世能有幾人謹附去試過目焉以吾兄實古人所謂人之有技若已有之者故敢以是相告也某又拜

與郭子東手書

先太守銘中書先夫人事蹟則賓不可以勝主先夫人銘中書先太守事蹟則陰不可以統陽且婦人前無表

墓之刱但有誌爾必一樹之墓表一埋之墓道於情文始備希知之某再拜子東奉議大孝苫次

答仲誠問支干

甲陽氣萌動草木至是始甲而出

乙陰氣尚强陽出乙乙也草木亦然

丙陰氣初動陽氣虧丙文從陰內而陽外在盛萬物則光炳然而成

丁陽强不為主其勢適與陰丁萬物至是皆丁實

戊陽土也故文通物而出戕物而入

己陰土也故文象萬物辟藏詘形

庚以陰干陽更而續之又為萬物庚庚有實也

辛陰干陽極更故而新故萬物更為成熟

壬陽受始而陰壬之

癸水土平可揆度也

右干

子滋也陽氣動萬物滋也

丑紐也萬物動有事

寅髕也正月陽動欲上而陰強髕寅于下

卯冒也二月萬物冒地而出

辰震也三月陽氣震動

巳已也四月陽氣已出陰氣已藏

午啎也五月陰午逆陽冒地而出

未味也六月滋味成

申神也七月陰成體

酉就也八月物成

戌滅也九月陽氣微

亥荄也十月微陽起

右支

靜修續集卷二

靜修續集卷三

元 劉因 撰

雜著

河圖辨

河圖之說朱子盡之矣後人雖欲議之不可得而議之也然其自私者必出於已而後是是以致疑於其間者尚紛紛然也有指伏羲八卦次序為之者有指先天圖

而為之者亦有王劉牧而疑朱子取舍之誤者近世大儒又有自畫一圖為之者其圖八卦次叙者則曰大傳既謂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是必有其所謂圖與書聖人可得而則者矣今夫十數之點誌安可則以為八卦之畫象也此其為說蓋出乎漢儒洛書有文字王肅河圖即八卦及蘇子瞻圖書粗有卦疇之象之說而與張敬夫以河圖為興易之祥聖人則其時以作易而力詆先儒有所則其圖者正相反而各極其偏也若是則

卦固自畫安得謂聖人則而畫之而聖人亦何必復觀取於遠近俯仰之間而程子何為有河必圖至與因見河圖之説也哉其圖先天圖者而其失尤甚固可以借唐孔氏天語簡要不應若是之煩及朱子伏羲淳厚未必如是之巧者以破之矣其主劉牧者則以九數之變見于列禦寇之書九宫之文見于張平子之言而巽四兌七震三艮八又雜出于魏晉諸儒之説固不可必以八卦之本于九數而謂劉氏之説無明驗也然其劉氏

之說則緯書從而出者而說者固以一為北方陽氣之始七為南方陽氣之盛九為四方陽氣之究而與圖合矣而圖之下之一得六固可上變而為七上之七得二固可左變而為九九窮則復下變而為一又無不合者焉然彼以七為衍而九為玄者亦無不可然于圖亦安見其不合者而必以洛書為說也就使列氏指洛書而言則洛書固可以為易而亦不必遂以為河圖也夫九宮之說出于緯書而張氏亦嘗破之且其言又曰雜之

以九宫矣盖不即以九宫正為八卦也所為九宫之説與河圖九篇之説者鄭康成也其于明堂之數則曰法龜文是鄭氏又不以九為圖而其説有自相矛盾者則是亦可以證劉氏之失矣安得引之以為助乎彼又為

邵子闕　方圓之象而闕

氏八卦亦以河圖而演之是不足以正劉氏之失乎曰

龍圖之說未必出於劉氏之前而呂伯恭從而誤信之

猶張敬夫之為戴氏所欺也夫希夷未聞有書傳至邵子而後有書其太極圖則朱子亦謂發于穆伯長而胡仁仲因之遂亦以為穆特周子學之一師陸子靜因之遂以朱録為有考而潘誌之不足據也盖胡氏兄弟於希夷不能無少譏議是以謂周子為非止為穆种之學者陸氏兄弟以希夷為老氏之學而欲其當謬加無極之責而有所顧藉于周子也然其實則穆死于明道元年而周子時年十四矣是朱氏胡氏陸氏不惟不考乎

潘誌之過而又不考乎此之過也然始也朱子見潘誌知圖為周子所自作而於行録附注雖破朱氏之說而猶以胡氏之抑希夷种穆謂特其學之一師者為過而疑其傳自希夷至周子始筆之書而亦不敢遽以為不傳于希夷种穆也豈其後有所考於此也故于注圖書則曰莫或知其師傳之所自記遺文後則曰非有所受於人記書堂則曰不繇師傳默契道體實天之所畀也而闕 荅之間則常謂希夷未嘗有濂溪之說濂溪之

說未嘗出於希夷周子自為周子之學而未嘗考夫邵子者邵子自為邵子之學亦未嘗考夫周子者而斷然以為無所傳授而不出於希夷而敢夫亦以謂自得之妙非子所得而知也若夫邵學則雖穆李之前不著其傳先儒謂有深意而始推反理自得而多固有如二程之言者然其源之隱于方士而發于希夷為無可疑而不必強為受于王豫得之歸藏之說也蓋義理人心之所同不必託之異人異書而後神義理天下之公器

雖得之方外之書亦不當為之諱也若言希夷之學則當以邵學為正也彼以五十五定四方之位以水火木金為四正卦之象分四象之數自左旋去三而生四偶卦之畫則闗氏之説而范氏取之者然其所合乃文王之八卦固已與邵學不合矣亦安可以偽而攻偽也哉夫前之所論皆託言出於希夷而不合乎邵學者也若朱子發張文饒又求之邵學而失之者也若夫朱子則極邵氏之大盡周子之精而貫之以程子之正也後人

惡得而議之雖然抑有一說而竊附于朱子之後夫河圖之中宫則先天圖之所謂無極所謂太極所謂道與心者即太極圖之所謂無極而太極所謂太極本無極所謂人之所以最靈者也河圖之東北陽之二生數統夫陰之二成數則先天圖之左方震一離兊二乾三者也先天圖之左方震一離兊二乾三者即太極圖之左方陽動者也其兊離之為陽中之陰即陽動中之為陰靜之根也河圖之西南陰之二生數統夫陽之二成數

則先天圖之右方巽四坎艮五坤六者也先天圖之右方巽四坎艮五坤六者即太極圖右方陰靜者也其坎艮之為陰中之陽者即陰靜中之為陽動之根者也河圖之奇偶即先天太極圖之所謂陰陽而凡陽皆乾凡陰皆坤也河圖先天太極圖之左方皆離之象也右方皆坎之象也是以河圖水火居南北之極先天圖坎離列左右之門太極圖陽變陰合而即生水火也而易之為書所以首乾坤終坎離終既濟未濟而先天之為

圖中孚頤小過大過各以其類而居於正也如是則周子邵子其學雖異先天太極其源雖殊而其理未嘗不一而其所以出於河圖者則又未嘗不一也若夫其自為圖者則曰河圖之數凡五十五而十位洛書之數凡四十五而九位舉不合夫畫三卦八錯綜之六十四若以位言則去九與十合夫乾一兊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敘然不知所以為卦所以為畫雖為推衍湊定不免牽合若五十為衍母一九為衍數則揲著

求卦之法非按圖畫卦之本此其爲說似也然及自爲圖則亦不外乎十數而爲白圈黑圈爲五相間而爲十以白爲天奇以黑爲地偶取三奇爲乾三偶爲坤其餘卦取之亦然觀其附合乃有纂組華紛之極所不能爲者而謂出于天之自然之數必如是而聖人之畫卦如根幹枝葉迫于不得已而然者亦必如是是則可疑之大者若其以天五地五合各一太極而爲六爲重卦之本二五相合而爲十爲揲蓍之本凡其不可曉皆此類

而其假合悠謬又有出于林黄中郭子和百千之下者
然其反復辨論幾數萬言盖有闕盡廢先儒而獨行已
説之意嗚呼朱子之於闕推本為卦畫之源而欲
人玩心於其間然亦有不勿之戒而其為説第於其理
可通而事有證者而叙次之然亦有傳疑而未嘗以為
河之所出伏羲之所目覩者必如是也今斯人也既以
先儒之或有所傳而來者盡以為非而于千萬世之下
出于已手之所摹畫者自斷以為必合乎天之所出則

是以天自處其所見亦必有甚異於人者也惜不得從而問之姑與諸説雜而記之以俟參攷

中孚彖

本義於中孚彖則曰能致豚魚之應小過彖則曰能致飛鳥遺音之應於小過之初六飛鳥以凶則引郭璞洞林或致羽虫之孽者以釋之予謂于其凶以孽言則所謂吉之應者疑其為致禎祥也然嘗有問朱子豚魚之應謂真致豚魚者而朱子亦不敢遽以為然抑不知其

所謂應者又將何所謂也或曰頤中孚皆有離之象也離則有水𤓰之象焉故在頤則爲靈龜在中孚則爲豚魚是特取其象焉爾非必謂其真有所致也是皆不可得而知矣獨信及豚魚之言昭然甚明其吉將不在夫豚魚而在夫此者則不得而知也孫仲誠筮遇中孚不變求余說以告

叙學

性無不統心無不宰氣無不充人以是而生故材無不

全矣其或不全非材之罪也學術之差品節之紊異端之害惑之也今之去古逺矣衆人之去聖人也下也幸而不亡者大聖大賢恵世之書也學之者以是性與是心與是氣即書以求之俾邪正之術明誠偽之辨分先後之品節不差篤行而固守謂其材之不能全吾不信也保下諸生從余問學有年矣而余梗於他故不能始卒成失教育英才之樂故其為陳讀書為學之次叙庶不至於差且紊而敗其全材也先秦三代之書六經語

孟為大世變既下風俗日壞學者與世俯仰莫之致力欲其材之全得乎三代之學大小之次第先後之品節雖有餘緒竟亦莫知適從惟當致力六經語孟耳世人往往以語孟為問學之始而不知語孟聖賢之成終者所謂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者也聖賢以是為終學者以是為始未說聖賢之詳遽說聖賢之約不亦背馳矣乎所謂顏狀未離于嬰孩高談已及於性命者也雖然句讀訓詁不可不通惟當熟讀不可強解優游諷

誦涵泳胸中雖不明了以為先入之主可也必欲明之不鑿則惑耳六經既畢反而求之自得之矣治六經必自詩始古之人十三誦詩蓋詩吟咏情性感發志意中和之音在焉人之不明血氣蔽之耳詩能導情性而開血氣使幼而常聞歌誦之聲長而不失刺美之意雖有血氣焉得而蔽也詩而後書書所謂聖人之情見乎辭者也即辭以求情情可得矣血氣既開情性既得大本立矣本立則可以徵夫用用莫大於禮三代之禮廢

矣見於今者漢儒所集之禮記周公所著之周禮也二書既治非春秋無以斷也春秋以天道王法斷天下之事業也春秋既治則聖人之用見本諸詩以求其情本諸書以求其辭本諸禮以求其節本諸春秋以求其斷然後以詩書禮為學之體春秋為學之用一貫本末具舉天下之理窮理窮而性盡矣窮理盡性以至于命而後舉夫易易也者聖人所以成終而成始也學者於是用心焉是故詩書禮樂不明則不可以學春秋五經

不明則不可以學易夫不知其粗者則其精者豈能知也邇者未盡則其遠者豈能盡也學者多好高務遠求名而遺實踰分而遠探躐等而力窮故人異學家異傳聖人之意晦而不明也六經自火於秦傳注於漢疏釋於唐議論於宋日起而日變學者亦當知其先後不以彼之言而變吾之良知也近世學者往往舍傳注疏釋便發諸儒之議論蓋不知議論之學自傳注疏釋出特更作正大高明之論爾傳注疏釋之於經十得其六七

宋儒用力之勤剗偽以真補其三四而備之也故必先傳注而後疏釋疏釋而後議論始終原委推索究竟以己意體察為之權衡折之於天理人情之至勿好新奇勿好辟異勿好詆訐勿生穿鑿平吾心易吾氣充周隱微無使虧欠若發强弩必當穿徹而中的若論罪囚棒棒見血而得情毋惨劉毋細碎毋誕妄毋臨深以為高淵實昭曠開朗懇惻然後為得也六經既治語孟既精而後學史先立乎其大者小者弗能奪也胸中有六經

語孟為主彼廢興之迹不吾欺也如持平衡如懸明鏡輕重㾓颺在吾目中學史亦有次第古無經史之分詩書春秋皆史也因聖人刪定筆削立大經大典即為經也史之興自漢氏始先秦之書如左氏傳國語世本戰國策皆掇拾記録無完書司馬遷大集羣書為史記上下數千載亦云備矣然而議論或駁而不純取其純而舍其駁可也後世史記皆宗遷法大同而小異其創法立制纂承六經取三代之餘燼為百世之準繩若遷者

可為史氏之良者也班固前漢史與遷不相上下其大原則出于遷而書少加密矣東漢史成于范曄其人詭異好奇故其書似之然論贊情狀有律亞於遷固自謂贊是吾文之奇作諸序論往往不減過秦則比擬太過三國陳壽所作任私意而好文奇功偉蹟往往削没非裴松之小傳一代英偉之士遂為壽所誣後世果有作者必當改作以正壽之罪奮昭烈之幽光破曹瞞之鬼賊千古一快也晉史成于李唐房杜諸人故獨歸美太

宗耳繁蕪滋漫誣談隱語鄙泄之事具載之甚失史體三國過於畧而晉書過于繁南北七代各有其書至唐李延壽總為南北史遺辭記事頗為得中而其事蹟汚穢雖欲文之而莫能文矣隋史成于唐興亡之際徼訐好惡有浮于言者唐史二舊書劉昫所作固未完備文不稱事而新書成於宋歐宋諸公雖云完備而文有作為之意或過其實而議論純正非舊書之比也然學者先當舊而後新五代二書皆成於宋舊則辭居正新則

歐陽子也新書一出前史皆廢所謂一洗凡馬空者也宋金史皆未成金史只有實録宋事纂録甚多而東都事畧最為詳備是則前世之史也學者必讀全史歷代考之廢興之由邪正之迹國體國勢制度文物坦然明白時以六經旨要立論其間以試己意然後取温公之通鑑宋儒之議論校其長短是非如是可謂之學史矣學者往往全史未見急於要名欲以為談說之助髃吻之備至於通鑑亦不全讀抄撮鈎節通鑑之大旨温公

之微意隨以昧没其所以成就亦淺淺乎史既治則讀諸子者莊列陰符四書皆出一律雖云道家者流其間有至理存取其理而不取其寓可也素問一書雖云醫家者流三代先秦之要典也學者亦當致力孫吳姜黄之書雖云兵家智術戰陳之事亦有名言不可棄也荀子議論過髙好奇致有性惡之説然其王霸之辨仁義之言不可廢也管子一書霸者之畧雖非王道亦當讀也揚子雲太玄法言發孔孟遺意後世或有異論者以

其有性善惡混之說劇秦美新之論事莽而篡漢韓子謂其文頗滯澁蘇子謂艱險之辭文膚淺之理而温公甚推重之以為在孟荀之上或抑或揚莫適所定雖然取其辭而不取其節可也賈誼董仲舒劉向皆有書惜其猶有戰國縱橫之餘習惟董子三策明白純正孟軻之亞非劉賈所企也文中子生於南北偏駁之後隋政橫流之際而立教河汾作成將相基唐之治可謂大儒矣其書成於門弟子董薛姚竇之流故比擬時有太過

遺辭發問甚似論語而其格言至闕　漢儒所未道者
亦孟軻氏之亞也韓子之書刪闕　麗李唐一代之元
氣也與漢氏比隆矣其詆斥佛老扶持周孔亦孟軻氏
之亞也諸子既治宋興以來諸公之書周程張之性理
邵康節之象數歐蘇司馬之經濟往往肩漢唐而踵三
代尤當致力也孔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矣藝亦
不可不游也今之所謂藝與古之所謂藝者不同禮樂
射御書數古之所謂藝也今人雖致力而亦不能世變

使然耳今之所謂藝者隨世變而下矣雖然不可不講也詩文字畫今所謂藝亦當致力所以華國所以藻物所以飾身无不在也學詩當以六義為本三百篇其至者也三百篇之流降而為辭賦離騷楚詞其至者也詞賦本詩之一義秦漢而下賦遂專盛至於三都兩京極矣然對偶屬韻不出乎詩之律所謂源遠而末益分者也魏晉而降詩學日盛曹劉陶謝其至者也隋唐而降詩學日變變而得正李杜韓其至者也周宋而降詩學

曰弱弱而後强歐蘇黄其至者也故作詩者不能三百篇則曹劉陶謝不能曹劉陶謝則李杜韓不能李杜韓則歐蘇黄而乃效晚唐之萎薾學温李之温新擬盧仝之恠誕非所以為詩也至於作文六經之文尚矣不可企及也先秦古文可學矣左氏國語之頓挫典麗戰國策之清刻華峭莊周之雄辨穀梁之簡婉楚詞之幽愽太史公之疏峻漢而下其文可學矣賈誼之壯麗董仲舒之沖暢劉向之規格司馬相如之富麗揚子雲之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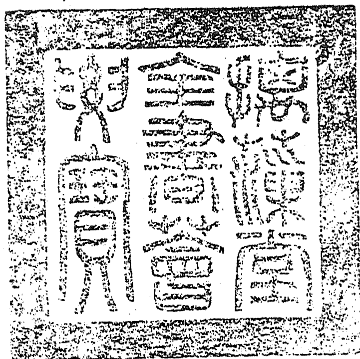
險班孟堅之宏雅魏而下陵夷至于李唐其文可學矣韓文公之渾厚柳宗元之光潔張燕公之高壯杜牧之之豪縟元次山之精約陳子昂之古雅李華皇甫湜之溫粹元微之白樂天之平易陸贄李德裕之開濟李唐而下陵夷至於宋其文可學矣歐陽子之正大蘇明允之老健王臨川之清新蘇子瞻之宏肆曾子固之開闔司馬溫公之篤實下此而無學矣學者茍能取諸家之長貫而一之以足乎已而不蹈襲槼朿時出而時晦以

為有用之文則可以經緯天地輝光日月也字畫之工拙先秦不以為事科斗篆隸正行草漢氏而下隨俗而變去古遠而古意日衰魏晉以來其學始盛自天子大臣至處士往往以能書名家變態百出法度備具遂為專門之學故宋高祖病不能書不足厭人望劉穆之使放筆大書亦自過人一紙可三四字其風俗所尚如此至於李唐學書愈衆字畫於士夫固為末技而衆人所尚不得不專力學者苟欲學之篆隸則先秦款識金石

刻魏晉金石刻唐以來李陽氷等所當學也正書當以篆隷意為本有篆隷意則自高古鍾太傅王右軍顔平原蘇東坡其規矩準繩之大匠也歐率更張長史李北海徐浩柳誠懸楊凝式蔡君謨米芾黄魯直萃之以厲吾氣參之以肆吾博可也雖或不工亦不俗矣技至於不俗則亦已矣如是而治經治史如是而讀諸子及宋興諸公書如是而為詩文如是而為字畫大小長短淺深遲速各底于成則可以為君相可以為將帥可以致

君為堯舜可以措天下如泰山之安時不與志用不與材則可以立德可以立言著書垂世可以為大儒不與草木共朽碌碌以偷生孑孑以自存爾天之至善壞己之全材也勗哉諸生毋替茲命

靜修續集卷三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盧　應

謄錄監生臣夏毓圻